

人世间

姥姥的小院

方寸

那是我梦中时常出现的场景。

门楼旁、枣树下，放着一篮桃子。石头上坐着姥姥，旁边蹲着我。姥姥挑出一个好桃子，削掉皮递给我，再将坏桃子挑出来，剜去腐烂之处自己吃。我边吃边看着她继续剜坏桃子吃坏桃子，一直在努力纠正她：从好桃子开始吃，就一直吃的是好桃子，否则就一直吃的是坏桃子。她笑笑，依旧我行我素。

枣花簌簌飘落，地上一片黄，香气灌满小院儿，蜜蜂结着伴儿飞舞。姥爷坐在家中唯一带后背的椅子上，抚摸着怀中小表弟的后背、后脑勺，听他喋喋不休地说东说西，眼中都是宠溺，脸上全是满足和自豪。表弟调皮，把人家的草垛给点着了，被人找到家里来，姥爷的脸上依旧笑意满满。窗台上放着一个啤酒瓶，每当表弟说“我要尿尿”，姥爷便欣喜地拿过瓶子，事后还举起瓶子，对着窗户欣赏一番。

母亲兄弟姊妹六人，她排行老大。我从小住姥姥家，长得可人，小嘴儿又甜，在姥姥门上，是妥妥的团宠：姥爷的伊曼娘、姥姥的小闺女、舅舅们的小姑娘、姨娘们的小妞妞……但我好像从来没有坐进过姥爷的怀里，没有接受过他这样的抚摸和凝视。以前的我对此并没有知觉，如今想来才心下了然——表弟是姥爷的孙子，长孙；我，是外孙女。

街门直响，没人来，那是风。风裹挟着大雪，一头一头地撞门。它那么凶，谁给它开门啊？它恼羞成怒，越过墙头俯冲进院子，卷起门旁的一堆玉米叶儿就上了枣树顶，把树枝上落的白雪都撞掉，扑簌簌落在房瓦上。或许察觉到窗户纸后面的我正在偷看，它一拂袖子就迷了我的眼。“哎呀！”我捂住眼睛。

“离窗户远点儿，那儿冷。”姥姥正在给我缝棉袄，衣襟和袖子都接了一截，棉花也续了一些——我又长大了。“来吧，小闺女，试试！”

我站起来，穿上新棉袄，低头看看衣襟，长短正好，伸伸胳膊，袖子也合适。我咬着嘴唇笑了笑，对着窗户纸上的那个洞——就是刚刚我看窗外的那个洞，猛甩了一下袖子，哈哈哈……

太阳火辣辣的，烤得知了一个劲儿地叫，没有一丝风，我躺在枣树荫里醒一阵儿，迷糊一阵儿。姥姥坐在一旁用麦秆秆编扇子，不时地给我扇几下。蒙眬中一道道红色的弧线划过，那是扇子头儿上姥姥用红毛线做的绒球。姥姥脚边放了几把已经做好的，她要给太姥爷、太姥姥（母亲的爷爷奶奶）、姥爷每人做一把，还要给我们11个表兄妹每人做一把。姥姥的手一刻不停歇，我看不清她手指的纹路，只看见裂开的、大大小小的口子。她的脚，稳稳地立在地上。

母亲说过，姥姥有一双大脚，厚实有力，能支撑她挑着100斤的粮食担子走到莱阳城——那可是60多里山路啊。姥姥如此威武，却也无法独立承担侍奉双亲、抚养六个子女的重担，当时在县供销社工作的姥爷被迫回家。从小到大，我无数次听人感慨，直言姥爷可惜了。姥姥和姥爷却好像从未提起过。姥爷不抽旱烟，喝茶闻香，中午小憩，说话走路慢条斯理，从不大声嚷嚷。他身上有股农村人不多见的儒雅气，村里有什么红白大事儿甚至矛盾调解，都爱找姥爷出面，母亲兄妹六人只有大舅继承了这股气质。姥姥能干也爱唠叨，手脚不闲着嘴巴也不停，无非说姥爷不会干农活儿，不擅长打算农事儿，姥爷呢总是坐在那里不说话。

姥姥盘腿坐在炕头，抽着我卷的旱烟。姥爷坐在炕旁边的杌子上，不时地喝口茶。母亲、姨娘、舅舅们有的坐在炕上，有的立在地下，有的在灶间忙活。姥姥家是老房子，木棂窗，小间口，吃饭时挤满一炕，二姨夫和三姨夫常常要坐在外围的窗台上，窄窄的窗台只能搁下他们一半屁股。

坐不住的我们，抓着一把小石子，挥着一根小木棍儿，跑进来，跑出去，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有的根本见不到人影，饭做好了要满街吆喝。东西南北的胡同里，只听见吆喝声，不听见应答声。正不耐烦时，两位小表弟扛着鱼竿提着渔网慢悠悠地走来，手里还拎着半袋子鲫鱼，衣袖裤腿湿漉漉的，一脸的汗，一脸的笑。

姥姥在院子里种满各色蔬菜，包括一畦小葱、一畦韭菜、一架黄瓜、一架豆角、两排茄子、三列西红柿、一排小辣椒等，还有自己长出来的苦菜、荠菜、蒲公英、车前草，任由它们恣意生长。它们跟笔挺的香椿树和华盖硕大的枣树一起，将小院儿填充得满满当当。那时姥爷已经离开，我们一个一个也长大离开了，求学的求学、求职的求职，姥姥的日常时间也变得空空荡荡，幸好有这些小菜陪着她。母亲、姨娘、舅舅们回来，姥姥就摘根黄瓜，摘个西红柿，摘根茄子，再摘把豆角，拔两根葱，割一把韭菜，甚至抠几棵荠菜，做成菜或做个汤。母亲、姨娘也会带几样菜，鱼啊肉啊什么的，还有零食。那些零食常常会让我产生错觉，似乎她们互换了母女角色。

后来，姥姥也走了，小院儿的门关上了，像坛子封住了口。只有草儿们，依旧伴着香椿树和枣树生长。那些蔬菜，还有我们，都随着岁月一起沉淀在小院儿这坛酒里，在我们以后的人生中发酵泛香。



诗歌港

父亲是一首散文诗

叶展韵

蔡琴在歌里唱道：“你的一切移动，左右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在我心里，今年91岁的父亲，是一首散文诗，他润物细无声地教我们在这个世上怎样做人。我常常觉得，读父亲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学毕业时，爷爷奶奶都70多岁了，行动不便，需要伯父、叔叔和我们家三家轮流赡养。说实话，在兄弟姐妹当中，父亲并不讨爷爷奶奶喜欢。因为不喜欢父亲，以至于爷爷奶奶心有顾虑，担心年纪大了轮到我们家时，父母会对我们不好。然而，父母都是通情达理的人，轮到我们家时，父母总是单独做好吃的给他们。爷爷奶奶对村里的街坊邻居说：“没想到老二家对我们这么好，要是早知道这样，老早就三家轮流伺候了。”有一次，奶奶想吃鸡肉，父亲二话不说就把家里的小公鸡宰了。爷爷想吃猪尾巴，父亲厚着脸皮去村里杀猪的人家买。要知道，杀猪的从来不卖猪尾巴，都是留着自己吃。得知父亲是要买给爷爷吃后，杀猪的对父亲伸出了大拇指，说：“以后不管什么时候来拿猪尾巴都行，不要钱。”

受父母的影响，我们弟兄4人也很孝顺。前几天哥哥还说，村里一名声望很高的叔叔每次见了哥哥老远就打招呼，哥哥很不好意思。那个叔叔对哥哥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敬重你们弟兄吗？就是因为你们弟兄孝顺父母，对父母好。”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一个冬天的夜晚，村里柳家叔叔来到我们家，对父亲说：“二哥，我要盖房子了，你去给砍房架（指做房梁、椽子等）。俺爹临走的时候嘱咐了，以后家里所有的木匠活都交给你来干。”父亲对柳家叔叔说：“大兄弟，你放心，既然大叔这么瞧得起我，我一定去。”父亲推掉了打马车的木匠活，去给柳家叔叔盖好了房子。长大后，我问父亲其中的缘故，父亲给我讲了事情的经过。那时父亲学木匠刚出徒，村里那户柳家老人分家时分到了柳家的祠堂，门大窗大，冬天时，一家人就像住在冰窖里一样，孩子们老是感冒。柳家老人找了村里两位岁数大的木匠去整理门窗，都不行，后来就找到了父亲。父亲去一看，就知道是那两个木匠糊弄人，但是父亲没有言语，拿起工具，把门窗仔仔细地重新整理了一遍，从那以后门窗不再透风。父亲在柳家老人的心里种下了“干活踏实认真、不糊弄人”的印象，所以在去世前特地叮嘱儿子，以后家里不管是修房盖屋还是做家具，所有的木匠活都要交给父亲干。

我的哥哥高中毕业后在村里当小学教师，他教的班级考试成绩在镇里历来名列前茅，领导经常表扬哥哥教学认真扎实。后来，哥哥考取了莱阳师范学校，在镇中学当上了校长。当了校长后，哥哥大部分时间都是每天第一个到校最后一个离校。

我和弟弟在上海某食品公司当保管，老板娘的父亲曾多次由衷地表扬我和弟弟说：“你们父母是如何把你们教育得这么好，干事情这么认真踏实！”

其实，这一切都是受父亲做事踏实认真的影响。

闲暇的时候我想，父亲就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含蓄隽永、有深远的意境和绵长的韵味，值得我们弟兄去体味和咀嚼。父亲的言行就像春风化雨，滋润着我们弟兄每一个人的心田，温暖而馨香。

烟台山下海湾的弦乐

(三首)

于功义

(一)

船，睡着了
风平浪微的港湾
潮汐，托着泊港的船
犹如婴儿偎在母亲的臂弯上
一声复一声，轻拍浅唱
恰如古琴弹奏的《平沙落雁》

船，睡着了
母港未睡
摇篮曲传得很远很远

(二)

海浪，扑上礁石
一波海浪扑上礁盘
浪花飞起又散落
又一波海浪扑上来，浪花再溅起散落
夺目的浪花伴着盈耳的声浪
呵！旷世的音乐

好想用炫丽的词语表达出来
搜肠刮肚方知语窘词穷
大弦嘈嘈如急雨
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
大珠小珠落玉盘
——借用白居易《琵琶行》的诗句了

看，那掀起的波浪像什么？
倏忽间，我看了一扇琵琶

(三)

月下，夜曲
一轮明月，海天一际处跃起
海湾的扁舟，一叶叶点燃了渔火
沐着月华，摇荡着

潋滟滟滟的海面
镀银镀玉的音色
轻柔、舒缓、惬意、静美

一组琴弦合奏的小夜曲
自烟台山下的仙境响起

静坐在海岸的赏海人
醉了

请原谅

彭贤春

你来时我正守着我的菜园子
我忘了抬头看你
我喜欢夏日菜秧的翠绿
你去的时候也一样
我还是那种坐姿
菜秧也一样，只是长高了些
我开始显得低矮

请原谅
我怎么忽略了你的存在
我便这样度过一个人间美丽的下午
太阳下山的时候
我开始老去
那些菜秧，填满了所有的
黄昏
除了这些，我什么也记不起来